

甘肃历史文化特色村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研究

杨丽云 康鹏娟

西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 甘肃历史文化村落是西北乡土文化遗产的核心载体,文化资源兼具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特质,融合了多元文化内涵,其保护与利用工作已形成一定的实践基础,但也遭遇了诸多现实挑战。通过分析甘肃历史文化特色村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实践现状,了解其困境并探索优化路径,以期助推甘肃传统村落的乡村振兴,并为同类文化村落资源的活态传承与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 历史文化村落;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甘肃

一、甘肃历史文化特色村的文化资源禀赋

(一) 物质性文化资源:多元载体构筑历史基底

物质性文化资源是甘肃历史文化特色村的核心载体,主要有古建聚落与遗址遗迹两大类。古建聚落方面,除莫高窟、拉卜楞寺等国家级宗教古建筑群外,省内还有4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7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2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1]聚落格局上依山傍水,兼具风水文化,同时注重生产生活和安全防御等核心要素,在这些因素的综合考量下形成了多种典型格局,如山地形、河谷型、堡子型等。村落建筑以木材、黄土、砖瓦为主要原料,建造技艺颇具地方特色。遗址遗迹方面,临洮寺洼遗址、秦安大地湾遗址等史前与先秦遗址价值突出,玉门关、阳关遗址见证了古代丝路商贸的繁荣,战国秦长城、汉长城、明长城遗址构成了完整的军事防御带,彰显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边防治理智慧与思路,各类物质遗存共同勾勒出了甘肃历史文化发展的完整脉络。

(二) 非物质性文化资源:地域特色凝聚民族文脉

依托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甘肃形成了多元浓厚的非物质文化资源。全省现有967项非物质文化遗

产,覆盖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技艺、民俗活动等十大类别。^[2]因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交汇之地,省内各地形成了适配地域环境的农耕技艺、畜牧经验等地方性生产生活知识,成为乡土文明的重要结晶。口述史是甘肃非遗文化活态传承的重要形式,众多传统村落通过视频、文字等形式记录非遗资源,为保护与创新奠定基础。以社火为代表的民俗活动,更是西北儿女凝聚情感、传承记忆的重要载体,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纽带。

二、甘肃历史文化特色村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实践

(一) 保护实践

2012年后传统村落概念正式提出,国家层面专门出台了关于传统村落保护的相关制度,甘肃省便一直将其作为传统村落保护的主要制度依据去开展相关工作,并逐渐构建出了省级层面统筹、市县层面执行的保护体系,保护工作总体态势良好。政策层面,省级相关部门多次推进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明确规划先行、严守底线、部门协同的工作原则,压实属地主体责任;^[3]资金层面,以政府为主,武威、天水等地累计投入数亿元用于文化遗产修缮与保护;立法层面,2002年以来相继出台多项省级保护条例,地市级专项保护条例也在探索制定中,为文化资源保护提供了法治保障。^[4]

尽管甘肃省在历史文化村落保护方面做出诸多努力,但仍面临着一系列困境。虽然政府有一定的财政投入,但由于传统村落的扩展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资金投入难以完全覆盖34个村落的保护与管理需求。同时,历史文化村落保护需要多领域专业人才,而省内相关人才储备不足,制约了保护工作的精细化深入开展。

项目: 本研究得到甘肃省基础研究计划-软科学专项资助,资助号为23JRZA405。

作者简介:

杨丽云(1991-),女,汉族,云南宣威人,博士研究生,西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副教授,民族学专业,研究方向为边疆社会发展。

康鹏娟(2002-),女,汉族,甘肃定西人,硕士研究生,社会工作专业,研究方向为社会发展与基层治理。

此外,保护与发展矛盾凸显,部分地区过度注重建筑外观的修复,而忽视了村落的可持续发展,导致村落失去原有的生活气息与生机活力。最后,部分村民对文化遗产的历史与文化价值认知不足,存在私自拆建、随意改造等行为,不仅破坏了村落的历史风貌,还给系统性保护工作带来了阻碍。

（二）利用模式

合理开发与利用是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关键路径。当前甘肃历史文化特色村的文化资源利用以旅游开发为主,整体处于初级阶段。多数村落以门票经济和观光旅游为主要形式,部分地区结合当地文化特色,打造出了不同的旅游主题,如陇南地区的江南风情、河西地区的古长城与边塞文化,成为拓展文化资源的有效尝试。初级利用模式具有投入小、见效快的优势,能提升村落知名度并积累后续发展资金,但其局限性也十分显著。比如,旅游收入结构单一,对文化资源的内涵挖掘不够深入,游客多为走马观花式游览,体验感有限,难以形成持续吸引力。同时,由于缺乏专业的运营与管理队伍,各地旅游服务质量参差不齐,部分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可能对文物造成破坏,导致保护与利用的失衡。这提醒我们,在数治时代探索创新资源活化利用模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此背景下,数字档案、虚拟再现、创意IP开发等成为文化资源利用模式创新的前沿方向,它不仅能打破限制、丰富传播形式,还能通过虚拟展示减少对文物的损害,提升文化资源的影响力。然而,目前此类创新探索尚未在甘肃形成规模化、系统化的应用,成为制约文化资源利用向深度多元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甘肃历史文化特色村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现实挑战

（一）保护与发展的矛盾

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是传统村落发展的核心挑战,其本质是文化保护的公益性、长期性与资本逐利的功利性、短期性之间的冲突。当前,甘肃多数村落的利用模式为初级观光,若过度限制开发,虽能完整保留文化遗产,但会导致村落知名度低、经济发展滞后。但若放任资本商业化开发,又会出现文化资源过度商业化,侵蚀文化的完整性,破坏村落的风貌与特色。同时,资本支配下的旅游开发还易加剧社会不平等,旅游收益的分配不合理导致当地村民难以充分共享发展红利,反而可能因旅游开发面临生活成本上升、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这种收益与成本的失衡不仅影响村民对旅游开发的支持度,还可能引发矛盾,不利于村落的和谐发展。因此,“传统

村落的保护与发展需要结合当地实际发展状况,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制定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保护与发展方案,使其能真正发挥作用。”^[5]

（二）社区主体的边缘化

“村民应该是村落文化资源的忠诚守护者和天然继承者,也最应该成为村落发展中的积极参与者和最终受益者”^[6],其主体性地位的实现是文化资源活态传承与村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但在甘肃历史文化特色村的保护与利用实践中,村民往往处于边缘化状态,面临主体性缺失与参与动力不足的问题。首先,村落的保护规划和开发方案多由政府主导制定,专家提供技术指导,村民缺乏有效的参与渠道与话语权,仅为政策与方案的被动执行者,导致实施举措难以充分反映村民的实际需求,降低了村民的积极性与归属感。其次,村民参与治理的动力不足,村民的参与意识与能力高低不一,部分村民因文化水平较低、信息获取途径狭窄等原因,难以有效参与决策和管理中。^[7]这些问题的存在进一步加剧了村民社区参与的困境,导致村民成为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旁观者,一时难以形成政府和社会以及村民协同发力的保护格局。

（三）文化传承的危机

受自然环境、经济限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寻求发展机会,传统村落逐渐成为老年人的留守地,村落空心化严重。人口外流成为乡村的普遍现象,也成为历史文化特色村资源传承的重要障碍,直接导致文化承载体的缺失。传统生产技艺、民俗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多依靠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年轻人的外流让这些珍贵的文化失去了传承对象,部分民俗活动与传统技艺仅能通过老年人的回忆记录,面临着失传的风险。同时,现代媒体的普及让年轻人更易接受城市大众潮流文化,对本地传统民俗、地方知识的兴趣降低。在这种情况下,村落文化记忆逐渐淡化,文化特色不断弱化,这不仅威胁着历史文化特色村的独特价值,也制约着乡村实现文化振兴目标。

四、甘肃历史文化特色村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的优化路径

（一）完善制度体系,破解保护与发展矛盾

首先,继续强化政府的主体责任,科学合理地编制全省历史文化特色村保护与发展规划,明确遗产保护的底线与旅游开发的边界,保证村落的开发应该在村落历史文脉和风貌不被破坏的基础上进行,防止过度商业化与同质化。^[8]其次,加大财政专项投入,创新传统村落

保护与发展的运作模式,整合可供利用的资金,制定优惠政策吸引社会多方面参与资源保护与开发,构建政府引领、企业参与的多元资金融合模式,保障设施建设等工作有序开展。^[9]再次,加快市级历史文化村落保护条例的制定与实施,完善法治保障体系,明确各方主体的责任与义务,实现保护工作的法制化。最后,建立合理的旅游收益分配机制,将文化保护成效与村民切身利益挂钩,让村民切实共享发展红利。

(二) 强化主体培育,提升村民参与度与归属感

村民是保护村落生命力的关键力量,让居民成为传统村落发展中的主要参与者,是培养传统村落内生力及实现村落保护最适宜的办法。^[10]目前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几乎都是在政府主导下推动,居民较少参与其中,因此,应在村落规划与方案制定实施过程中,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将村民诉求纳入方案,让村民成为主动参与者。还要加强遗产保护宣传教育,利用现代媒体普及文化遗产的价值与保护,使村民认识到自己所生活村落的历史和文化地位,从而主动参与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工作。同时,建立村民保护责任制,明确村民保护义务,对积极参与古迹修复、非遗传承、环境整治的村民予以表彰和奖励,让村民成为文化资源保护的主体与受益者。

(三) 筑牢传承根基,破解人才外流与记忆淡化危机

首先,制定相应的人才回流政策,结合乡村振兴与文旅发展需求,为返乡年轻人提供多种就业优惠政策,重点培育非遗传承和文旅运营者,让年轻人在乡村找到发展机会,成为文化传承的新生力量。其次,推动村民增收致富,不断缩小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留住村落里的原住居民,吸引年轻人学习传统技艺确保其长久相传。^[11]最后,创新传统文化传播形式,通过短视频和新媒体平台等形式传播当地文化,推动民俗活动常态化开展,让文化资源融入村民的生活,让地域文化记忆在代际传承中不断延续。

结语

甘肃历史文化村落是西北乡土文明的载体,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是文化振兴与乡村发展的重要课题。当前村落

保护虽有一定的基础,但仍面临资金、人才、发展矛盾等现实困境唯有立足地域特征与资源禀赋,以制度完善为保障,以主体培育为核心,以文化传承为根本,筑牢乡土文明的存续根基,才能实现甘肃历史文化特色村文化资源的可持续保护与利用,让西北乡土文明在乡村振兴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参考文献

- [1] 甘肃文旅资讯网.如意甘肃历史沿革[EB/OL].(2021-11-04)[2026-01-24].<https://www.tourgansu.com/index#/survey.html>.
- [2] 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数据平台.甘肃省非遗概况[EB/OL].(2020)[2026-01-24].http://139.155.176.178/page/ich_map.html.
- [3] 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甘肃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工作推进会在兰州召开[EB/OL].(2023-09-06)[2026-01-24].<https://zjt.gansu.gov.cn/zjt/c108215/202309/173754084.shtml>.
- [4] 甘肃人大网.留住文化遗产的历史底蕴——甘肃省人大常委会调研和审议全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利用工作综述[EB/OL].(2017-10-30)[2026-01-24].http://www.gsrw.gov.cn/html/2017/jdgz_1030/15976.html.
- [5] 刘益明.乡村振兴战略下传统村落保护研究[J].核农学报,2021,35(09):2207-2208.
- [6] 宋文姬.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甘肃传统村落变迁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1,20(19):57-58.
- [7] 傅琼,王邦根,邱雨洁.乡村振兴视域下传统村落保护利用与活化发展研究[J].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2025,25(01):20-25.
- [8] 刘敬允.甘肃省民族聚居区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研究[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8.
- [9] 民盟中央:推动传统村落保护与再生利用[N].人民政协报,2025-09-23(005).
- [10] 时少华,梁佳蕊.传统村落与旅游:乡愁挽留与活化利用[J].长白学刊,2018,(04):142-149.
- [11] 谢天成.传统村落保护利用与村民增收致富:逻辑、困境与路径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26,48(03):57-63.